煬帝開河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煬帝開河記　唐

睢陽有王氣出，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。煬帝已昏淫，不以為信。時遊木蘭庭，命袁寶兒歌《柳枝詞》。因觀殿壁上有《廣陵圖》，帝瞪目視之，移時不能舉步。時蕭後在側，謂帝曰：「知他是甚圖畫，何消皇帝如此掛意。」帝曰：「朕不愛此畫，只為思舊遊之處。」於是帝以左手憑後肩，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，歷歷皆如目前。謂後曰：「朕為陳王時，守鎮廣陵，旦夕遊賞。當此之時以雲煙為美景，視富貴若深冤。豈期久有臨軒，萬機在躬，使不得豁於懷抱也。」言訖，聖容慘然。後曰：「帝意在廣陵，何如一幸？」帝聞心中豁然。翌曰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，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。群臣皆言：似此程途，不啻萬里，又孟津水緊，滄海波深，若泛巨舟，事恐不測。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（乃蕭後弟）奏曰：「臣聞秦始皇時，金陵有王氣，始皇使人鑿斷砥柱，王氣遂絕。今睢陽有王氣，又陛下意在東南，欲泛孟津，又慮危險。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，乃是秦將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。欲乞陛下廣集兵夫，於大梁起首開掘，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，東至淮口，放孟津水出。此間地不過千里，況於睢陽境內過，一則路達廣陵，二則鑿穿王氣。」帝聞奏大喜，群臣皆默。帝乃出敕：「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，斬之。」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，以蕩寇將軍李淵為副使，淵稱疾不赴，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為開渠副使都督。自大梁起首，於樂臺之地建修渠所署，命之為卞渠（古只有此卞字，開封城乃卞邑），因名其府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。詔發天下丁夫，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，皆至。如有隱慝者，斬三族。帝以河水經於卞，乃賜卞字加水。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，乃更五家出一人，或老、或幼、或婦人等，供饋飲食。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，各執杖為吏，如節級隊長之數，共五百四十三萬余人。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，自上源而西至河陰，通連古河道（乃王離浸城處），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。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。其年乃隋大業五年，八月上旬建功。

畚鍤既集，東西橫布數千里。才開斷，未及丈余，得古堂室，可數間，瑩然肅靜。漆燈晶煌，照耀如晝。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。中有棺柩，如豪家之葬。其促工吏聞於叔謀，命啟棺，一人容貌如生，肌膚潔白如玉而肥。其髮自頭而出，覆其面，過腹胸下

略其足，倒生而上，及其背下而方止。搜得一石銘，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。乃召夫中有識者，免其役。有一下邳民，讀曰：「我是大金仙，死來一千年。數滿一千年，背下有流泉。得逢麻叔謀，葬我在高原。發長至泥丸。更候一千年，方登兜率天。」叔謀乃自備棺槨，葬於城西隅之地（今大佛寺是也）。次開掘陳留，帝遣使馳禦署玉祝，並白璧一雙，具少牢之奠，祭於留侯廟以假道。祭訖，忽有大風，出於殿內窗牖間，吹鑠人面。使者退。自陳留，果開掘東去。往來負檐拖鍬者，風馳電激，遠近之人，如蜂屯聚。既達雍丘，時有一夫，乃中牟人。偶患傴僂之疾，不能前進，隨於隊後，伶仃而行。是夜月色澄靜，聞呵殿聲甚嚴。夫鞠躬侯道左，良久，見清道繼至，儀衛周旋。一貴人戴侯冠，衣王者衣，乘白馬，命左右呼夫至前，謂曰：「與我言爾十二郎，還白璧一雙。爾當賓於天（煬帝有天下十二年）。」言畢，取璧以授，夫跪受訖，欲再拜，貴人躍馬西去。屆雍五，以獻於麻都護，熟視，乃帝獻留侯物也。詰其夫，夫具道。叔謀性貪，乃匿璧，又不曉其言，慮夫泄於外，乃斬以滅口。然後於雍丘起工。

至大林，林中有小祠廟。叔謀訪問村叟，曰：「古老相傳，呼為隱士墓。其神甚靈。」叔謀不以為信，將塋域發掘。數尺，忽鑿一竅嵌空，群夫下視，有燈火熒熒。無人敢入者。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，請入探之。叔謀喜曰：「真荊聶之輩也。」命系去邪腰，下釣，約數十丈，方及地。去邪解其索，行約百步，入一石室。東北各有四石柱，鐵索二條系一獸，大如牛，熟視之，一巨鼠也。須臾，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，一童子出，曰：「子非狄去邪乎？」曰：「然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皇甫君望子已久。」乃引入。見一人，服朱衣，頂雲冠，居高堂之上。去邪再拜，其人不言，亦不答拜。綠衣吏引去邪立於堂之西階下。良久，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（阿麼煬帝小字）。武夫數人，形質醜異魁偉，控所見大鼠至。去邪本乃廷臣，知帝小字，莫究其事，但屏氣而立。堂上人責鼠曰：「吾遣爾暫脫皮毛，為中國主。何虐民害物，不遵天道？」鼠但點頭搖尾而已。堂上人益怒，令武士以大捧撾其腦，一擊而碎，有聲如墻崩，其鼠大叫若雷吼。然方欲舉杖再擊，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。堂上驚躍，降陛俯伏聽命。童子乃宣言曰：「阿麼數本一紀，今已七年，更候五年，當以練巾系頭而死。」童子去，堂上人復令系鼠於舊室中。堂上人謂去邪曰：「與吾語麻叔謀：『謝爾伐吾塋域，來歲奉爾二金刀，勿謂輕酬也。』」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。約行十數裏，入一林，躡石攀藤而行。回顧，已失使者。又行三里余，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。去邪訪其處，老父曰：「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。」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，去邪一一言。老父遂細解去邪。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。且曰：「子能免官即脫身於虎口也。」去邪東行回視，茆屋已失所在。時麻叔謀，已至寧陽縣。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。初去邪入墓後，其墓自崩，將謂去邪已死，今曰卻來，叔謀不信，將謂狂人。去邪乃托狂疾隱終南山。時煬帝以患腦疼月余不視朝。訪其

因，皆言帝夢中為人撾其腦，遂發痛數曰。乃是去邪見鼠之曰也。

叔謀既至寧陵縣，患風逆，起坐不得。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，曰：「風入腠理，病在胸臆，須用嫩羊肥者蒸熟，糝藥食之，則瘥。」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。以和藥，藥未盡而病已痊。自後每令殺羊羔，曰數枚。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，自以手臠擘而食之，謂曰含酥臠。鄉村獻羊羔者曰數千人，皆厚酬其值。寧陵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，兄弟皆兇悖。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余，慮其發掘，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，殺之，去頭足，蒸熟，獻叔謀。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，愛慕不已。召詰榔兒，榔兒乘醉泄其事，及醒，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，又令役夫置一河曲，以護其塋域。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，所獲甚厚。貧民有知者，競竊人家子以獻，求賜。襄邑、寧陵、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，旦夕不輟。虎賁郎將段達為中門使，掌四方表奏事，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。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，不訊其詞理，並令笞背四十，押出洛陽。道中死者十有七八。時令孤達知之，潛令人收兒骨，未及數曰，已盈車。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，家置木櫃，鐵裹其縫。每夜置子於櫃中，鎖之，全家秉燭圍守。至明開櫃見子，即長幼皆賀。既達睢陽界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，徑穿透睢陽城。如要回護，即取令旨。叔謀怒其言回護，令推出腰斬。令狐達救之。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，皆恐掘穿其宅並塋域，乃以醵金三千兩將獻於叔謀，未有梯媒可達。忽穿至一大林，中有墓，古老相傳雲宋司馬華元墓。掘透一石室，室中漆燈、棺柩、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為灰燼。得一石銘，雲：「睢陽土地高，竹木可為壕。若也不回避，奉贈二金刀。」叔謀曰：「此乃詐也，不足信。」是曰，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，一人衣絳綃，戴進賢冠。叔謀再拜，王亦答拜。畢曰：「寡人宋襄公也。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。儻將軍借其方便，回護此域，即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。」叔謀不允。又曰：「適來護城之事，蓋非寡人之意。從奉上帝之命，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。豈可為逸遊，致使掘穿王氣？」叔謀亦不允。良久，有人入奏雲：「大司馬華元至矣。」左右引一人，紫衣，戴進賢冠，拜觀於王前。王乃言護城之事。其人勃然大怒曰：「主帝有命匡護，叔謀愚昧之夫，不曉天意。」乃大呼左右，令置拷訊之物。王曰：「拷訊之事，何法最苦？」紫衣人曰：「　銅灌之口，爛其腸胃，此為第一。」王許之。乃有數武夫拽叔謀，脫去衣，惟留犢鼻，縛鐵柱上，欲以銅汁灌之。叔謀魂膽俱喪。殿上人連止之曰：「護城之事如何？」叔謀連聲言：「謹依上命。」遂令解縛，與本衣冠。王令引去，將行，紫衣人曰：「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，取於民間。」叔謀性貪，謂使者曰：「上帝賜金，此何言也？」使者曰：「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，此陰註陽受也。」忽如夢覺，但覺神不住體。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。叔謀思夢中事，乃收之。立召陳伯恭，令自睢陽西穿渠，南北回屈，東行過劉趙村，連延而去。令孤達知之，累上表，為段達

抑而不獻。

至彭城，路經大林，中有偃王墓。掘數尺，不可掘，乃銅鐵也。四面掘去其土，惟見鐵墓旁安石門，扃鎖甚嚴。用鄭人楊民計，撞開墓門。叔謀自入墓中，行百余步，二童子當前曰：「偃王顒望久矣。」乃隨而入。見宮殿，一人戴通天冠，衣絳綃衣，坐殿上。叔謀拜。王亦拜。曰：「寡人塋域當河道，今奉與將軍玉寶，遺君當有天下。儻然護之，丘山之幸也。」叔謀許之。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，叔謀視之印文，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。王又曰：「再三保惜，此刀刀之兆也。」（刀刀者，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）叔謀出，令兵夫，曰：「護其墓。」時煬帝在洛陽，忽失國寶，搜訪宮闈，莫知所在，隱而不宣。煬帝督功甚急，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，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余萬，下塞之處，死屍滿野。

帝在觀文殿讀書，因覽《史記》，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。謂宰相宇文達曰：「始皇時至此，已及千年，料長城已應摧毀。」宇文達順帝意奏曰：「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，建萬世之業，莫若修其城，堅其壁。」帝大喜。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為修城都護，以諫議大夫高熲為副使，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並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。詔下，若弼諫曰：「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，連延一萬里，男死女曠，婦寡子孤，其城未就，父子俱死。陛下欲聽狂夫之言，學亡秦之事，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。」帝大怒，未及發言。宇文達在側，乃叱曰：「爾武夫狂卒，有何知，而亂其大謀？」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。帝怒，令囚若弼於家，是夜飲酖死。高熲亦不行。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為修城都護，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為副使。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，點檢丁夫，約折二百五十萬人。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，折二萬三千人。功既畢，上言於帝。遣決汴口，註水入汴渠。

帝自洛陽遷駕大渠。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只。使命至，急如星火。民間有配著造船一只者，家產破，用皆盡，猶有不足。枷項笞背，然後鬻貨男女，以供官用。龍舟既成，泛江汾淮而下。至大梁，又別加修飾，砌以七寶金玉之類。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，謂之殿腳女。至於龍舟禦楫，即每船用彩纜十條，每條用殿腳女十人，嫩羊十口，令殿腳女與羊相間而行，牽之。時恐盛暑，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，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。一則樹根四散，鞠護河堤。二乃牽舟之人，護其陰涼。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。上大喜，詔民間有柳一株，賞一縑。百姓競獻之。又令親種，帝自種一株，群臣次第種，方及百姓。時有謠言曰：「天子先栽，然後百姓栽。」栽畢，帝禦筆寫賜垂楊柳姓楊，曰楊柳也。時舳艫相繼，連接千里，自大梁至淮口，聯綿不絕。錦帆過處，香聞百里。既過雍丘，漸達寧陵界。水勢緊急，龍舟阻礙，牽駕之人，費功轉甚。時有虎

賁郎將鮮于俱為護纜使，上言「水淺河窄，行舟甚難。」上以問虞世基。曰：「請為鐵腳木鵝，長一丈二尺，上流放下。如木鵝住，即是淺。」帝依其言，乃令右翊將軍劉嶺驗其水淺之處。自雍丘至灌口，得一百二十九處。帝大怒，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。應是木鵝住處，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，倒埋於岸下，曰：「令教生作開河夫，死為抱沙鬼。」又埋卻五萬余人。

既達睢陽，帝問叔謀曰：「坊市人煙，所掘幾何？」叔謀曰：「睢陽地靈，不可幹犯。若掘之，必有不祥。臣已回護其城。」帝怒，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，比直路較二十里。帝益怒，乃令擒出叔謀，囚於後獄。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。達奏：「自寧陵便為不法，初食羊臠後啖嬰兒；養賊陶榔兒，盜人之子；受金三千兩，於睢陽擅易河道。」乃取小兒骨進呈。帝曰：「何不奏？」達曰：「表章數上，為段達扼而不進。」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，得睢陽民所獻金，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。上驚異，謂宇文達曰：「金與璧皆微物，寡人之寶，何自而得乎？」宇文達曰：「必是遣賊竊取之。」帝瞪目而言曰：「叔謀今曰竊吾寶，明曰盜吾首矣。」達在側，奏曰：「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，恐國寶榔兒所盜也。」上益怒。遣榮國公來護兒，內使李百藥、太仆卿楊義臣推鞫叔謀，置臺署於睢陽。並收陶榔兒全家，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。榔兒不勝其苦，乃具事招款。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即不奏之罪。獄成進上，帝問丞相宇文達曰：「叔謀有大罪四條：食人之子，受人之金，遣賊盜寶，擅易河道。請用峻法誅之。」其子孫取聖旨。帝曰：「叔謀有大罪。為開河有功，免其子孫。」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。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，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，謂曰：「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，感將軍護城之惠，去年所許二金刀，今曰奉還。」叔謀覺，曰：「據此顯蛔，不祥。我腰領難存矣。」言未畢，護兒至，驅於河之北岸，斬為三段。榔兒兄弟五人，並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。段達免死，降官為洛陽監門令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